

元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

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

王 云 方 龄 贵

昆明师范学院历史系

一九八〇年八月 昆明

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选录序、

中国历史研究所熊德基同志，屢次函询滇西梵文碑情况，我对地方史也感兴趣。1977年休假回乡，便决心一探究竟，先在洱源，邓川寻访明代火葬墓碑，制了拓片，碑阴多有梵文。

三月初，参观大理县文化馆，看见地上有几块元碑，不禁喜出望外，遂入馆访问，经杨玉春、杨益清同志介绍，知从五华楼拆出。五华楼位于大理南门内正街，1972年在市政建设中拆除，出土许多碑刻，一部分砌入体育场看台，一部分在原地，少数由文化馆收存。大理号称文献名邦，碑刻具有文物价值，因建议设法保护。返抵昆明，迭向有关同志陈述，省州县文化领导机关随即计划清理。1979年6月和9月，我与师院方龄贵、潘鏊、杨德华诸同志，分两次前往参加工作。在当地领导机关部署和县文化馆主持下，通力协作。首次集中碑石，清除泥灰，进行初拓。第二次着重查缺补漏，辨认碑文，进行精拓。大家边学边做，积极性很高，杨益清同志出力尤多。两次历时将近一个月，共得拓片六十余通，是一次丰收。

五华楼何以有宋元碑？尝考史籍，大理乃云南名城，位于苍山山麓平原坝腹地，西 苍山，东濒洱海，最为形胜。景泰《云南图经》云：“在郡之北九十里曰龙首关，又曰上关，在郡之南三十里曰龙尾关，又曰下关，以苍山洱海之首尾为险，据之立城，以扼塞其要害，若金汤之固焉。”唐宋中原多难之际，这里是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的首

府，五百年间，成为云南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元设云南行省，政治中心东移，这里仍是大理路治所，所以文物丰富，独具特色。

大理城位于南诏阳直^城旧址，明朝修建。洪武十五年明军攻克大理，当年大理卫指挥周能就奉命筑城，十六年都督冯诚率指挥使郑祥拓而宽之，这次建筑的鼓楼，后来改称五华楼上悬“文献名邦”匾额。据《元史》地理志，五华楼“在城内，唐大中十年，南诏王丰佑所建，楼方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元世祖征大理时驻兵楼前。”

以后的地方志，多本此说，但这一著名建筑，原物早已不存在了。康熙^照《大理府志》卷六城池条说：康熙二十一年，提督诺穆图太和县知县张泰交重修城楼，改题四门，……题鼓楼曰五华。注：“五华遗址不可考，姑存其名云。”可知明初修建此楼时，用前代^旧碑刻建筑材料，从而保存至今。清理结果也证实了这种情况，年代早的有大理国碑，相当于南宋，最晚到元宣光九年，相当于明洪武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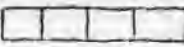
叶昌炽《语石》有云，“宋元碑不易得”，诚然。大理一次发现六十多通，有叙言的在三分之一以上，数量之多前所未有的。元代以前，云南的文献就少，这次发现，可以提供一批可贵的地方史资料。

最引人瞩目的，首推《大理国故高姬墓铭》，“谏议大夫敕赐紫大师杨俊升撰”，这是大理国碑。碑文中有一段重要史实：“姬，大高氏，诒金仙贵，天下相若高妙音护之女，母建德皇女段易长顺，翰林郎李太日贤之内寝也。”据《增订南诏野史》，“(段)正兴，又

名易长”，“南宋高宗丁卯绍兴十七年即位”，改元永贞大宝、龙兴、盛明、建德，洱源县火焰山“大宝七年”（上銜）塔砖铭文，称他为“大宝皇帝”（下銜），则“建德皇”也是段正兴。可知墓主姓高，名金仙贵，是大理时期最显贵的家族相国高妙音护之女，翰林郎李日贤的夫人，她母亲是建德皇的女儿段易长顺。换言之，高姬是建德皇的外孙女，她的身世显赫，与王室的关系很密切。“大高氏”、“天下相若”皆自大之词。碑阴残泐过甚，仅可认读数字：“仁寿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丹桂伤^风，六月九日……春秋四十有□”，似述高姬卒年，可据以考定立碑年代。

关于高妙音护，应是利^贞皇段智兴朝的相国，高是姓，妙音是伪号，护是名，这是当时命名的风尚，《南诏野史》称为高妙音，有的文献只称高护，此碑所载是他的³名。《溪智碑》的“大公护”也似此人。淡生堂本《南诏野史》板功皇帝传（段智兴）说，“高妙音自立，至白崖起兵破河尾，入国守贞昌立。”王^崇《南诏野史》略同，《增订南诏野史》则说，“高妙音自白崖起兵据鄯阐，”未说是否任相国。这一时期，高氏内部争夺相位激烈，但参与者为谁，诸书记载分歧，似还可以考证。现据本碑，可以确定者，混战结局，高妙音护当上了相国。此外“段正兴又名易^长”，其女名段易长顺，父名易长，女名易长顺，这是当时又一种命名法。《哈佛亚洲学报》一九四四年八月所载大理三塔寺主塔供奉铜佛背铭，有段正兴两个儿子的姓名，

铭文云：“^原皇帝^信段正兴资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等造记……”
则三人为姐妹辈。以上都是史所失载的。

碑文是駢体文：“姿过合浦，少溢照车之光；质孕菑田，长发联城之瑩；^降降宅室，心规帝乙归妹之文；，志虑齐姜济晋之术；……，朝暮不爽，类^周鸛之在桑……”引述《易》、《诗》等典籍，运用娴熟，可证其时大理文化，与中原一体。“齐姜济晋”一联，借述齐姜助晋文公致霸故事，相互比附，可以联想，高姬夫妇在相位争夺中，或者起过积极作用。

《杨俊升碑》，正面刻两行汉文：“衡鑑君国谏议大夫杨俊升”，“諡曰释龟儒镜园悟国师释照明”，“碑”字刻在两行下方正中，书法流畅完好。碑阴上方刻大型梵文五个，横刻梵文二十九行。国师的国，与前碑大理国的国，都写作，是唐宋时期，云南使用武则天新字的实物见证。

杨俊升就是前述高姬墓铭的作者，其谏议大夫的职衔也相同，应是同一个人，故杨俊升碑也是大理国碑，此次两碑同时发现，可谓巧合。

现存的大理国碑极少，此次发现，弥觉珍贵。

两项官制资料

一、慈爽。慈爽是南诏官制，九爽之一。《新唐书·南诏传》云：“爽，犹省也，”“慈爽主礼”。记载简略，令人费解。新发现的

《^九段氏墓碑铭》有云：“长老姓段，讳长，蒙时慈爽官员义之后也，……其宗族世世获爵，为国耳目，作慈爽之官。慈爽者，蒙时礼部之司也，凡有爵秩班列，位次进退，百官郊祀蒸尝，天神地祇，宗……皆慈爽之所职也。”记载比较详明，这是元人对慈爽一职的追叙和评述，应可徵信，足以补史。

二、布燮。布燮也是南诏官制。《新唐书·南诏传》云：“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布燮是宰辅之职，并见于《资通鑑》等文献，后为大理国沿用，三十七部会盟碑，有三军都统长皇叔段子珍，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驸马布燮段彦贞，官职都很高。

元代也还流行布燮称号，但与官制逐渐分离甚至毫无关系了。新发现的《故理阳梁长官司案牘段正墓碑铭》，提供了布燮演变的一些痕迹。段正的父亲段正，至元间充任规措库提控，因忠于职守，退休之后，大理总管段实，“佳其志书，以布燮名号遥授之焉，……厥嗣……皆号布燮。”可见到了元朝，布燮不仅不是宰相，也不象爵位，而成了虚衔，总管就可以“遥授”于人。再进一步，也可以自称布燮，如段正的子嗣“皆号布燮”。所以这批墓碑中，布燮名号特别多。还有“石匠布燮杨庆”，“石匠布燮杨宜”等等，石匠也自称布燮，布燮名号的演变也就告终了。

关于忽必烈入大理时的一段史实。

南

公元1253年，忽必烈自朔漠率军南下，经行山谷数千里，革囊渡江，突入大理，以拊南宋之背，是一次杰出的战略行动，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对此赞叹不已。《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提供一段史实，可加深对这一战略的理解。大师姓杨名公，“天定癸丑（按即公元1253年），皇帝亲征南方，十二月十三日，兵至大理。是时理之王公士民，逃亡四散，而公有顺命安民之志，十五日，独自一身，最先投拜，皇帝□□，乃以□□招复散亡之民，各安其业，以公为之长，八答刺丁为安抚使，□□戮力同心，□□招诱永平、永昌腾越及姚安鄯阐等，诸方人民安定安……兵马等事，凡百资用，皆取给予公，公心计口授，随（中阙）乏过谗之有。”按《元史》世祖本纪，忽必烈于癸丑岁，“十二月丙辰，兵薄大理。”“薄”逼近。丙辰为十二月二十日。这一天蒙古兵逼近大理，与碑文“十三日兵至大理（城）”相较，本纪着眼于兵临城下之日，碑文记述进城之时，都是准确的。本纪在擒斩高泰祥后，叙述到“留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以刘时中为安抚使，与段氏同安辑大理”而止，十分概括。碑文提供，杨公是当地实力人物，家资富厚，善于理财，忽必烈任用杨公，收到良好效果，这与他对待大理逊王段兴智、段福、段实叔侄的策略是一致的。

关于《故大师白氏墓碑铭》的两段重要资料。

第一段，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虽然碑文右下方被毁，无法复原，

但细看余文，参考文献，可断定仍涉及侬智高事。李燾《续资治通长编》，曾^次摭《太平集》、《宋会要》、《文献通考》、《宋史》、《真载记》及《南诏野史》所未有著录，《长编》尤为翔实。碑文大意，墓主白长（白长善）八世祖白和原，乃唐白居易从父弟白敏中的苗裔，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大理段思廉朝，侬智高在两广建号称王，白和原“从之”。次年，侬智高兵败，由今开远县合江口退入云南，“降于大理”，大理国接纳并安置了侬智高一行，“其医术之妙则和原，”“大理文学、医方、巧匠，于斯而著”。致和二年（公元1055年），在宋朝遣使追索下，大理“不得不献，然而不可使玉石俱焚”，不得已杀了侬智高，“函其首送于知邕州事^{萧注}。”但保护了随从，他们俱各有所贡献，“是时黄^璋以文学，和原以医术著称”。其后，“升和原为医长，^日为大理人”。这段碑文，有什么意义呢？①侬智高败走大理，各书记载相同，但对其下落，则有分歧，《宋史》也两说并存：《广源州·侬氏》说：“侬智高终不出，其存亡莫可知也”。《萧注传》说：“致和二年六月，（注）募死士入大理取智高，至则已为其所杀，函首旧献”。此据《长篇》，证以碑文，以《萧注传》为实，从而解决长期悬案。②侬智高入大理，文献中向来只记载他一人，从碑文得知，同去的还有一班随从，知名的有黄璋、白和原，还有“巧匠”等等。《文献通考》等载，侬智高杀僚河广州进士黄师宓、黄璋，《长篇》还载宋朝悬赏擒拿黄师宓、黄

璋。其后黄师宓被执死，黄玮不知所终，今知他留居大理国。③大理国与宋王朝关系，由于记载缺失，致多猜测。宋徽宗政和六年，大理遣使率使李紫琮入贡，七年，宋册封段和誉^玖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文献通考》）。宋孝宗乾道元年，大理遣使至横山卖马，选购书籍药材，进行大规模的文化经济交流（《桂海虞衡志》）。凡此等等，遂成为极其珍贵史料，而这段碑文所反映的史实，则较宋封段和誉还早六十年，故也很珍贵。

第二段、从白长的经历，看宋元之际姚州政局的变化。现引一段碑文：师“年十三，仕上国公高隆。道隆七年，公子庆充姚州，会川等节度使，师以医药而为侍从。……道隆十二年庚戌，公子庆薨，弟高遁袭姚州节度，师复事焉。天定三年癸丑，大军南下，高遁庐于会川，师保忠义，与高遁同艰苦，至丙辰岁，高遁复归姚州，以师为姚州僧长。中统二年，□□□死高遁，悉以其田宅人口授师。至元元年，舍利僧搆乱，师先归顺，请复封高遁弟高坚于姚州，师佐高坚安集人民”。及卒“号曰医明道蕴由理大师”。由碑文可以看出，①姚州是大理权臣高氏世袭领地之一，上国公高隆三子，高庆、高遁在大理国末期，相继任姚州节度，高坚复受元封于姚州。②前述大理国医长白和原的八世孙白长，既是家传名医，又兼僧长，还任姚州节度的幕僚，一度掌握实权。③天定三年癸丑，忽必烈征大理之时，白长“与高遁同艰苦，应是他俩不降不战，苦于应付的写照。④至元元年舍利僧抗

元之役，看来姚州已经卷入，惟这时是大师白长掌握实权，他先归顺，这对元朝有利因之请复封高通弟高坚于姚州，使高氏在这一地区的特权，得以延续下去。

至于高隆似即欧阳玄《厓姚安路记》的高护隆，惟碑文高隆三子，与欧阳文中高护隆子孙隆政，政君，其名字，辈分和事跡都不同，值得探讨。

《大元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也是重要碑文，宣光元年，用源撰。瑞岩长老，乃蒙古总兵官之孙。铭文一则说“段率训复任”，再则说“癸卯，土官段亚中于云南省大有功勋，册功为行省右平章，……嗣弟段信苴宝，升为宣慰使兼云南省左丞”。按亚中指段功，苴宝之父，立碑之时，苴宝任大理总管。癸卯，至正二十三年，是年红巾军入滇，段功助梁王退敌有功受赏。在塔铭中，用源表达瑞岩的愿望：“以著师资传授之者，且旌段氏累世有功于国家”，一再褒美段氏。这与他所撰《重修日派兴宝寺续宣常住记》，立场一致，如说：“云南自庚寅以来，三朝解组，国异政，家殊俗，嗣至段平章克，强刻之流，妄动边衅，上下交兵，民坠涂炭”。他猛烈抨击大历庚寅间，壳坚叛乱，以及梁王交兵，段功被杀。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而寄深情于段氏。实际上，“元季乱，中原多故，段氏复据之（初慎《滇载记》）”。段氏复据大理，与驻中庆（昆明）的梁王相抗衡，互争雄长。元朝对后几任大理总管，包括段功，初袭时只承

认为蒙化州知州，到段功击退红巾军，则不仅承认为总管，还奏升平章；矛盾激化了，又杀了段功。双方攻战，直至复亡前，莫不为此。因为他们均横陈分疆，同属封建割据势力。

《大理路兴举学校记》碑。碑文对佛教在大理国风靡一时，非常敬感：“云南西陲，俗通天竺，從事釋氏之書，雖有設科選士，未得其正”。认为这不是正道。然后称颂元朝统一云南的武功，赞扬行省长官赛典赤等，首先在大理中庆设学官，办学校，推行封建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培养人材，认为这是治民之本，也就是“正”。这与郭松年《大理行记》的一些段落十分相似。“如“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图法”，“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佛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又与郭松年《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不仅观点相似，而且有的段落，文句都相同，殆非偶然。

《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六云南布政司·大理府·风俗条云：“俗本于汉”，注：“元郭松年《大理府学记》”，所指对象也是此碑。《大理路兴举学校记》未署作者姓名，看来应是郭松年所作。碑文代表当时执政者的观点和思想，是研究云南元代思想史所应当注意的。

宗教因素，在这块碑刻中很突出，反映当时宗教盛行。郭松年《大理行记》那段话：“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佛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是很好的概括。所说的是佛教中的密教，在云南影响特别大，他们往往读书，称为释教。其中的僧长、

大师、阿左梨(阿闍梨)等,社会政治地位很高。如《大理国故高姬墓铭》撰者杨俊升,是谏议大夫,寺卿大师。《白氏墓碑铭》中的白长,是一位名医,宗教上为姚州僧人,任姚州节度幕僚,关键时刻举足轻重。教徒在世俗姓名之外,还有释号,或加观音,药师等佛号。诵经念佛,竟修寺庙,绘象塑像,成为风气。死后火葬,墓碑上刻佛像及经咒,碑阴常刻梵文,中间汉字。如《杨生善碑》,正面直书汉字“号曰智巧呈机兴宗布变杨生善”,碑阴横刻梵文二十行,第十四行有右行汉字:“追为慈考布变杨生善”。元朝成立了宣政院,管理宗教,统治人民,密教影响的下梵文碑,在滇西一直延续到明代前期,所刻梵文通常是佛顶尊胜陀罗尼咒,据叶昌炽《语石》考察,这一经咒,于唐永淳中传入我国,凡八译,有译为总持的,“请持善不失,转恶小生”,用巧妙的唯心哲理,迷惑人心,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碑文可以订正年号。

△ 道隆。前述《故大师白氏墓碑铭》中,有“道隆十二年庚戌”。道隆是大理段祥兴年号。按干支逆推,则道隆元年岁次己亥;当宋理宗嘉熙三年,《滇载记》,胡蔚《增订南诏野史》与此相合。胡蔚野史说,段祥兴在位^位十三年,则道隆止于十三年,当宋理宗淳祐十一年辛亥,即从公元1239~1251年。以此衡量,新《辞海》中册2429页,段祥兴年号道隆条,上海《中国历史纪年表》段祥兴条都正确,汤有恩《公元干支推算表》历代年号通检,道隆条下:“12

39~? ”，可据以补足截止年。

2 天定。前碑文：“天定三年癸丑，天军南下”。是年忽必烈率军攻入大理。按天定是大理末代王段兴智年号，“天定三年癸丑”，则天定始 辛亥年，即蒙古宪宗元年、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元史》世祖本纪、《滇载记》及淡生堂与王^格内种《南诏野史》与此相同。惟胡嗣《增订南诏野史》等与此相异，谓始于

壬子年，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查此次新发现的元碑，述及此年份的有六通之多，均作天定三年癸丑、天定癸丑、岁在癸丑或癸丑年，纪年确切而充分，故天定应有三年，由辛亥至癸丑，相当于公元1251~1253年。

3 宣光。新发现的《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末署“大元宣光九年龙集己未三月清明”。按：宣光是元顺帝子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的年号，共八年，相当于明洪武辛亥四年至戊午十一年，公元1371~1378年（见《蒙古源流》、《新元史》）。与碑文纪年推算，彼此相合。以此对照，新《辞海》中册2331页宣光条准确。上海《中国历史纪年》、汤有恩《公元干支推算表》和《中国历史年代简表》，都误作公元1370~1377，应推后一年。

我们所见宣光纪年实物，共有十件，除此件外，还有禄丰县文化馆藏火葬墓盖碑一件，上刻铭文：“大元宣光九年岁次己未十二月十二日追为亡人李成定神（道）”，园形。省图书馆藏经卷题记八件，计《金光明经卷》一件，李文通题，宣光六年；《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件，均为赵州（原凤仪县）习密左梨董贤题，宣光十年。宣光年号原只八年，云南何以有九年、十年，而且数量如此之多呢？因为明朝统一云南较晚，云南还在梁王统治下，仍奉北元正朔。宣光八年即洪武十年，爰猷识理达腊卒，弟脱古思帖木儿继立，明年改元大元，云南相距遥远，消息隔绝，不知改元，仍然使用宣光年号。

这批碑刻中，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史资料，首先是元代园护的书法。念菴园护禅师，大理人。李元阳《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曰：“《证道歌》二碑，‘佛都仁’大字，为寺僧园护手书，其用笔与赵孟頫同一三昧，为世所珍。世传护右手自肘至腕，洞澈如水晶，然则用笔之精妙，殆非偶然”。明、清诸志，于园护手迹湮没，深致慨叹。近人李根源跋《大崇圣寺碑铭并序》云：“其文浩翰，其字浑穆”，以此推重作者李源道和书法家园护。我们此次大理之行，得知《大崇圣寺碑》（按其背面为《大理崇圣寺圣旨碑》），近年又毁坏了，非常可惜。却又发现《□兆郡夫人墓志铭》，题“□□□讲经论沙门滇池念菴园护撰并书丹”。它不仅是园护所书，而且是园护所作，这是很可庆幸的。元碑大都是青石制成，比较粗糙，此碑则是大理石，石质细致，

故字迹清晰，保存完好。此外大理总管段宝篆书“智照塔铭”四字，也保存完好。同时增加了李敬仁、赵子元、普瑞、用源等人的文章或书法资料。还有溪智、白长精通医药，李珠庆祖孙长于绘画，以及各时期的别体字、简体字等，都是有意义的资料。

行政区划资料鳞爪。《元史》地理志云南行省的行政区划，只记叙到县级。这批元碑中，还看到了孟老甸、珪阳寨、银沙逻甸等长官司，他如“谋统乃今之鹤庆路也”，善阐、中庆，为昆明之旧称，凤羽曾经设县，云南州（今祥云县）一度改县，可补正文献之缺失。

为了尽快提供学术界及爱好者参考，我们把初步核对的碑文，试加标点，选录佳印，并附注释，以方便读者。因为有的碑文残缺过甚，辨识不易，加之时间紧迫，水平限制，所述极不全面，且难免有不当之处。

一九八〇年七月

大理五华樓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

目 录

序

第一部分

1. 大理国故高姬墓铭	1
2. 楊俊昇碑	3
3. 故溪□襄行宣德履戒大师墓誌并叙	4
4. 故大理陈氏墓铭并叙	6
5. 故大理路□□□□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并序	8
6. 大理路兴举学校記	10
7. 陈氏墓碑铭并序	13
8. 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	15
9. 无名残碑	19
10. 段氏長老墓碑铭并序	21
11. 趙連庆碑	23
12. 大理路庙学残碑	24
13. □兆郡夫人墓誌銘	25
14. 故大理路差庫大使董踰城福墓誌銘	29
15. 至正七年残碑	32

16、故父张照袁墓誌	33
17、故理阳寨长官司寨段璉墓銘并序	35
18、勅授鶴庆路照袁楊伯墓誌	37
19、张長老墓碑	41
20、追为亡人张踰城端神道(残碑)	43
21、故神功梵德大阿左梨趙道宗墓碑	45
22、追为亡人大师李珠庆神道	48
23、追为亡人楊庆良神识	51
24、追为亡人楊昭宗神道	53
25、大光明寺住持瑞声長老智照灵塔銘并序	55

第二部分

26、楊萊师生碑	61
27、张闲通碑	61
28、楊生善碑	61
29、布鲁罕碑	61
30、释道兴碑	62
31、释戒超碑	62
32、周智太碑	62
33、楊踰城实碑	62
34、苏參碑	63
35、楊成庆碑	63